

「江湖系列」黑白道

下

# 黑白道



美

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

58  
09  
6:3  
36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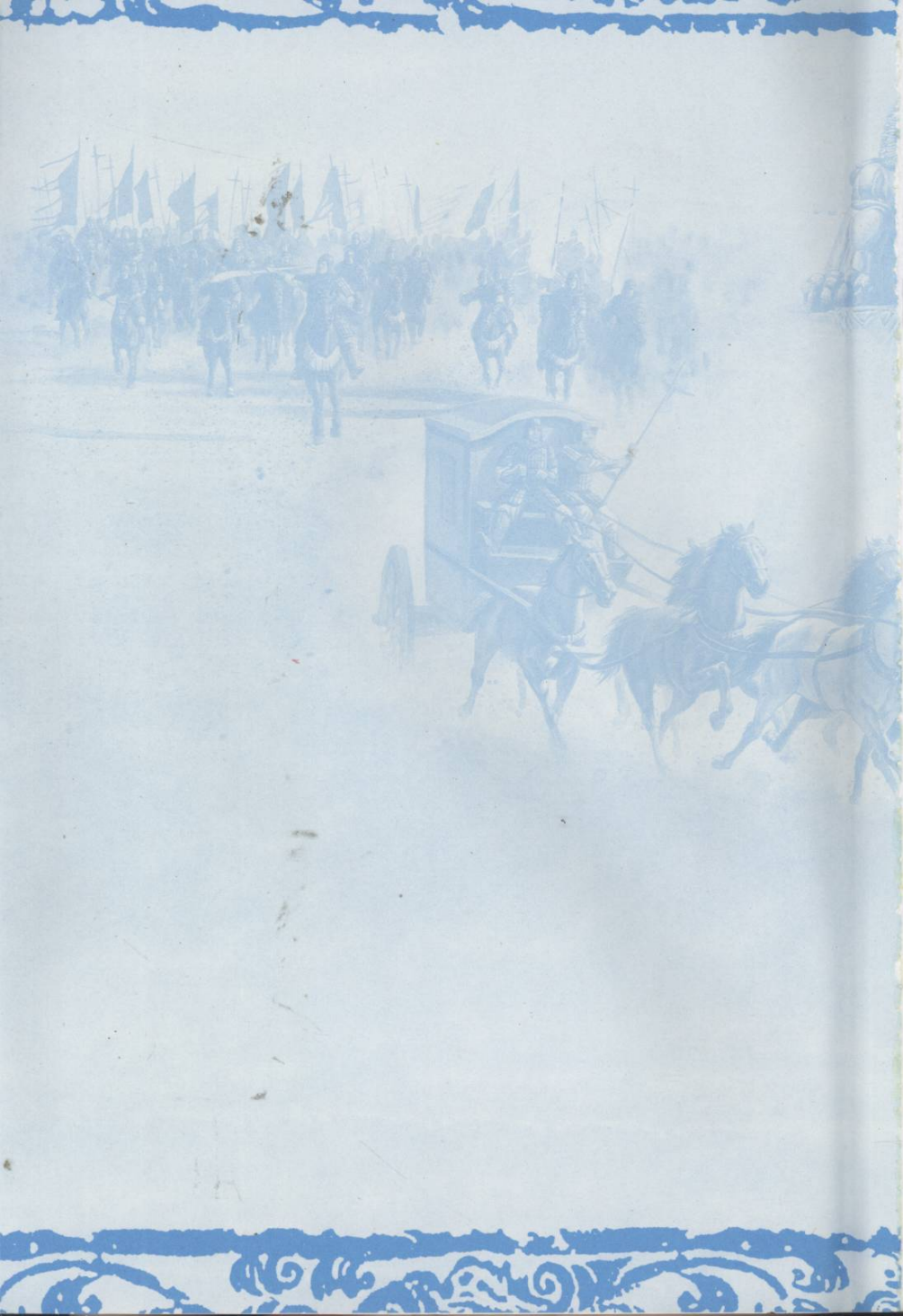
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

# 黑 白 道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江湖系列





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

刀 剑 系 列

一剑悬肝胆

十八刀客

解语剑

七星剑

江 湖 系 列

英雄泪

黑白道

风云榜

天杀星

诗 情 系 列

烛影摇红

留春谷

一品红

翠楼吟

秋水芙蓉

门 派 系 列

祭剑台

无名镇

血 堡

恩 仇 系 列

怒马香车

关洛少年游

公侯将相录

不了恩怨不了情

金 字 系 列

金龙宝典

金笔春秋

金步摇

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

# 黑白道

(下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## 第十八章 盛会

五月五。

这一天，晌午时分，位于岳阳西城的岳阳楼上，酒客如云。

这时候，在一间临湖的雅室门口雕屏高竖，室内坐着两席身份异常特殊的人物。

两席均是圆桌，各坐七人。

右边一席，坐的是两位清瘦的道士，跟五位穿着一色黑绸长衫的瘦小老人。他们是武当的玄清道长、玉清道长、以及华山五剑。

左边一席，顺序数下去，第一位是个年约七旬，白须垂胸的老人，剑眉虎目，不怒而威。第二位，是个僧人，身材枯瘦，慈眉善目，神态异常严肃。第三位，也是一位僧人，身材魁梧，长眉红脸，法相至为庄严。第四位，是个道长，头戴天师冠，身披鹤氅，腰系绶带，同字脸，古月眉，柳髯拂胸，相貌其古。第五位和第六位，是两个生相粗迈豪犷，边幅不修的老人。两个老人，一个背部高高隆起，一个双肩略显不平，怀中抱着一根高过人头的龙头铁杖，两老都是一般的发蓬须结。第七位，也是最后一位，却是一位年约廿四五，面赛冠玉，眉目如画的俊秀文士，只见他，嘴含浅笑，温文儒雅，头戴秀才巾，巾前正中嵌着一块拇指大小的青玉，玉色润泽晶莹，越发衬出此人的气派高雅，雍容华贵。

他们是谁？

北邙天龙老人、少林正果禅师，衡山一瓢大师、武当上清道长、昆仑驼二仙翁、华山一朵梅……当今武林六大名派的掌门人是也。

两席十四位人物，谈笑甚洽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楼外的洞庭湖面上，在如蚊的舟丛中，一舟穿行如梭，自君山方向，破浪而来。

坐在窗楼口的武当玄清道长，偶尔朝湖面上投去一瞥，一瞥之下，眼神立即被那条穿行迅速的小舟所吸引，他朝小舟谛视了好半晌，突然发出一声惊嘘。

几乎是同时，室中其他十三人，一齐回首。

十四对如电目光，一致引颈，注视着湖面。

玄清道长道：“船上有位中年妇人。”

玉清道长道：“她穿的是青布衣裤。”

此刻，那位儒雅俊美的文士向五位黑衫老人举手微微一挥，五位黑衫老人倏然离座，朝文士恭敬地俯身一躬，鱼贯着，出室而去。

其余诸人，收目归座，谈笑如前。

盞茶光景，华山五剑，连袂飘入。

二剑三剑，立于室门之左，四剑五剑，立于室门之右，四人分做两排，垂手而立。

一剑杨雄，跨上两步，走至那位俊美文士，华山本代掌门人梅男的面前，一躬之后，朗声禀报道：“报告掌门人，天山慕容老前辈驾到！”

众人轻啊一声，纷纷肃然起立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看上去才不过四旬出头，身穿一套青布衣裤，头戴青布包头，面目清丽慈和的中年妇人，含笑缓步人



室。

妇人微笑着，朝室内诸人，分别点头示意，五剑归座，妇人也就毫不客气地走向左首一席，在北邙天龙老人和华山梅男之间的空位坐下。

众人落座之后，一齐举杯朝着中年妇人道：“慕容老前辈好！”

中年妇人连忙端起自己的杯子点头答礼道：“各位好，各位好。”

是的，后来的这位中年妇人便是闻人凤的祖母，以鱼龙十八变的绝学为中原各派武林人物所景仰的天山毒妇慕容舞。

天山毒妇将酒杯在唇边微微一靠，朝室内环顾一眼，她将眼光落在梅男身上。

看光景，室内诸人，大概只有一个梅男，她不认识。

北邙天龙老人，手捋白须，才待开言介绍时，梅男已自端起酒杯，含笑道：“慕容老前辈，华山梅男敬您老人家一杯。”

“噢噢，梅男，梅掌门人，是的，凤儿提过了。”

“以后尚望老前辈多多教诲才好。”

“梅叟跟梅掌门人怎么个称呼法？”

“家师。”

“唔——”毒妇谛视着梅男之面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以一种由衷的赞许点点头道：“华山今后在梅掌门人的领导之下，金龙绝学领袖剑林，已是指日可待的了。”

梅男的脸颊微微一红，跟着，又是微微一笑。

很显然，毒妇真诚的赞美，带给她莫大的欣悦。

“那么，”梅男似有所思地道：“老前辈难道不是司马少侠请来的？”

“不，要老身来此的，是老身那个淘气的孙女儿。”

“闻人小妹妹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闻人小妹妹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去了哪儿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

众人皆是一惊。

“老前辈！”梅男异常关切地道：“闻人妹妹不会有甚意外吧？”

“很难说！”毒妇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淡然一笑道：“那孩子的功力虽浅，但经老身自幼调教，身手却还灵活，加以人尚玲珑，就算遇上当今一流高手，打固打不赢，但如果知道风声不对，想跑，大概还跑得了。”

梅男慰藉地嘘出一口气。

“可是，”毒妇皱眉道：“万一她自己想不开，那就谁也救不了她了。”

“噢？”

毒妇摇摇头，苦笑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众人虽知其中另有别故，但因为毒妇不愿意说出来，众人当然不便追问。

“老前辈，”片刻之后，梅男换了一个话题问道：“您老人家见到过司马少侠没有？”

“见过！”

正果禅师道：“是他去少林之前？还是去少林之后？”

“这个，老身并不清楚。但依老身猜忖，应该是在去少林之后。因为老身见到司马少侠，只不过是前一二十天的事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鲁山。”毒妇道：“老身在鲁山见到他，也许是第二次。月前在洛阳一座古园中，老身曾见到一个乞儿，据闻儿后来赶到时说，那个乞儿，极有可能便是他那玉龙哥哥化装的。”

一抹异样神色，迅速地掠过梅男的脸部。

谁也没有注意。

毒妇继续说道：“也可以这样说，我见过他两次，第一次，我们之间，谁也不认识谁，而第二次，却是我见到了他，他并没有见到我。不过，他也应该知道我见过他，因为，在事后，我为他留下了一张纸条给他。”

天山毒妇朝在座诸人，看了一眼，跟着，长叹一声，将鲁山之夜所见到的一切，全说了出来。最后，她说：“据老身观察，那位女扮男装的蒙面人，年事虽轻，却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人物。以司马少侠现有的一身成就，以及司马少侠天赋的聪明才智，居然会为对方所乘，实在太不简单，恕老身说句冒昧之言，那女子的一身武功，虽不一定能够强过在座的各位掌门人，但也绝不在各位掌门人之下。”

众人闻言，全都为之失色。

而众人之中，尤以梅男为甚。

上清道长因为过分为司马玉龙担惊，显然地，余悸犹在，这时，道长勉强镇定着心神向天山毒妇请问道：“那女子究竟有多大年龄，老前辈可曾注意？”

天山毒妇道：“那女子，脸蒙黑纱，无法知悉庐山真面目。但从她那冰冷的音调上，可知她已服用了变音药丸。不过，根据老身的观察，那个女人一定非常阴险，音调之冷，仅有一半由于药力关系，另一半实在发诸她的内心。从她见面之后便毫无顾忌地直呼老身全讳来推测，她如不是过去的几个邪魔之后，年纪最少在四十上下。”

“老前辈不是说她年事尚轻么？”

“是的，那是老身对她的直接印象，也唯因了这一点，此女在内功上的成就，才令人震惊。”

梅男突然失声道：“她会不会是金兰？”

众人全都为之一震。

“金兰？”毒妇道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她就是天地帮的帮主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五行门下的叛徒。”

“喔，对了！”毒妇点头道：“老身记起来了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老身在天山碰到五行怪叟公孙民在找一种名叫‘金线莲’的复功药草，他跟老身说过他失去功力的原因，公孙民说到伤心之处，若非老身手快眼明，那可可怜的老儿，几乎就死在他自己的掌下呢！”

正果禅师叹息道：“这位金兰女侠，可算是武林有史以来最狠毒无情的人物了。”

“至于那位女子是不是现在的天地帮主，我们不应将断语下得太早！”毒妇沉思着道：“不过，有一点老身敢加以确定：那女子想夺去司马少侠的一身清白，绝对不是为了她爱他！”

梅男失声道：“她想毁他——司马少侠？”

“是的……毁他……或许另有一些其他相近的原因。”

“那么，”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道：“她是谁呢？”

现在，谁都这样问，但谁也无法答复这个问题。

这时，毒妇朝窗外看了一眼，自语似地道：“司马少侠怎还不见来？”

这时，已近未初，上清道长趁空将司马玉龙自入五行门下，经五行怪叟倾一身功力相授，并传以掌门之位，司马玉龙为光大

五行门风，先后两次不顾一己安危，抢救华山武当两派，更蒙苗疆女侠桃面骚狐罗香荷两次从中暗助的经过，向在座一些尚不知道情形的几位，详细述说了一遍。

上清道长语音甫歇，蓦地，室内响起轰雷似地一声巨响。

响从何来？……原来是昆仑驼駝二仙翁之一的跛仙翁方斌那根龙头铁杖，在楼板上狠狠地顿了一下。

跛仙翁方斌和桃面骚狐当年因误打误伤的一段恩怨，在座诸人，几乎无一不知。

所以，众人虽然为突如其来的怪响所惊，但在看清系跛仙翁所发，又紧接于上清道长说完桃面骚狐两次的可敬行为之后，略加连串，无不立有所悟。

这时，只见跛仙翁圆瞪那双怪眼，怪眼中泪光闪耀，恨恨地悲声道：“唉唉，我跛子几十年的心愿，这下子算是连根绞尽了……唉，唉，唉！”

当下，上清道长和梅男，不约而同地霍然起立，二人手上，都端着满满一杯酒。

武当和华山的两派掌门人，手擎酒杯，极其诚挚地举向跛仙翁面前，肃容说道：“方仙翁慷慨弃嫌，华山、武当感同身受。”

跛仙翁丁康也伸出他那宽大如蒲扇的手掌，一巴掌拍在跛仙翁的阔肩上，哈哈笑道：“老弟，怎么样呢”我老驼子哥哥说你这笔仇可能这一辈子也报不了，说错了没有？”

跛仙翁长叹一声。

他擦擦眼睛，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，也站了起来，先跟上清道长和梅男干了杯，然后偏脸瞪着双眼朝驼仙翁吼道：“驼子，你少噜嗦，索性告诉你，假如武林中还有第二个罗香荷，我跛子剩下来一条腿，一定还会交给她……驼子，你如果是个会气的，最好气死！”

“好！……好！”

室内，欢声雷动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走进两人。

前面一个，五短身材，疏眉细眼，荔子细眼，荔子鼻，蒲包嘴，人长得白白胖胖，颇一副团团富家翁的气派。后面一个，年华双十，丰神奕奕，英挺潇洒，为一绝世罕见之美少年。……来了，他们两个。

前面一个，一进门就嚷道：“岳阳与君山，声嗽可通，你们的肚子，可还真不小哟！”

跛仙翁第一个快活地笑道：“好好，员外来了，跛子这下可总算找着拼命的对手啦。”

但在众人看清笑脸弥陀身后的司马玉龙之后，不约而同地，全都离座而起。

司马玉龙快步走至天山毒妇面前，拜将下去，毒妇想要拦阻已是不及，只好笑着受了司马玉龙一拜。

司马玉龙向天山毒妇拜毕，起身又赶到上清道长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，才转身跟其他诸人分别见礼。

毒妇摆手叫司马玉龙在她和梅男之间的空位上坐下。

跛仙翁正向跟天龙老人说完话的笑脸弥陀喊道：“这儿来，员外，咱们拼两盅。”

笑脸弥陀摇头笑道：“太挤，太挤，而且，你们那一席都是坐的掌门人，我这张脸，不用打，已经够胖的了。”

跛仙翁笑骂道：“跛子本来还想赖着不走，给你这一叫破，跛子可也坐不下去了，好，跛子迁就你，坐到你那边去如何？”

众人齐都哈哈大笑。

重新坐定之后，司马玉龙向梅男笑问道：“你们刚才在喝谁的形？”

梅男将跛仙翁谅解桃面骚狐的经过，约略说了一遍。

司马玉龙听了，肃然起敬，连忙端起自己的酒杯，赶至右边一席，恭恭敬敬地，向跛仙翁敬了一杯。

跛仙翁直乐得哈哈大笑不已。

司马玉龙归座，天龙老人向他问起迟到的原因，司马玉龙皱眉道：“玉龙和韦老前辈会合是在丐帮潜江分舵，三天前，我们便自潜江动了身，依韦老前辈计算，一路上如无耽搁，准可在今天午时以前赶抵此间。果然，韦老前辈估计完全正确，我们在今天辰牌时分，就已到达岳阳北面的城陵矶。

“城陵矶到这儿，一共才那么几里路，以韦老前辈和玉龙的脚程来说，当然不会将这几里路放在心上。我们一看时光还早，犯不着作急，便开始放缓步伐，一面走着路，一面说笑起来。……喂，韦老前辈，底下的，由您老接着说说如何？”

说至此处，司马玉龙突然将话头向笑脸弥陀身上推过去。

众人甚感不解。

“没有空！”笑脸弥陀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要喝酒。”

“就在这个时候，怪事来了！”司马玉龙面微酡，无可奈何地继续说道：

当我们二人经过一座树林时，我们同时听到了一阵渗和着吃吃而笑的私语。因为今天的日子不同，而且又在岳阳附近，一旦碰上这等有蹊跷的事儿，我们如何肯予放过？当下，我跟韦老前辈互望一眼，便即悄悄停下步子来，笑语立即清楚地传入我们的耳中：“姐姐！”

“唔。”

“咱们师父将一个司马玉龙形容得如何如何，我看呀，嘿嘿。”

“你看怎么样？妹妹？”

“我看呀？简直有点笨头笨脑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你没见连我们在骂他，他都没有发觉，这算是什么掌门人？”

“妹妹，你这一骂，岂不连那矮冬瓜也给骂上了？”

“那个矮冬瓜有什么了不起？姑奶奶骂他，又怎样？”

“嘘，轻点。”

“做啥？”

“人家若兴师问罪又怎办？”

“他们敢？”

“万一恼羞成怒了呢？”

“别瞎担心，那种人的脸皮老得很。”

“嘻嘻……嘻……嘻。”

接着，是一阵嘲讽的低笑。

笑声，就在我们身后不远。

这种事情，来得实在太过突然。很显然的，我们身后说话的那两个，是一对年轻的姊妹，细察她俩的用意，颇似有意激怒我们。同时，司马玉龙直觉地猜想，以她俩的年龄而有这番举动，一定是受了别人的指使！

不然，她们怎知我司马玉龙的名字？

另外，还有一点，颇令玉龙和韦老前辈网感讶异，就是藏身林中的姊妹俩，武功一定高得相当惊人，因为，她俩究竟是什么时候缀上我们两个，我们居然一无所知。若非她们故意出声让我们警觉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人跟在我们身后。这种轻身功夫，又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要蒙过我司马玉龙，还不算什么，但现在居然连韦老前辈也给蒙过了，实在令人难安。

兵书上，有所谓三十六计之说，而每一条计谋，都不外一个



要素，就是想尽方法让自己的布置得到预期的效果。现在，我们既知对方旨在激怒我俩，若是我们两个不让对方激怒，她俩便算白费心机，彻底失败了！

所以，依玉龙当时的意思，本预备装作充耳不闻，一走了之一。

但是，韦老前辈却不愿意那档做，我，当然得听他老人家的。

当下，韦老前辈朝我比了一个手势，意思是：上！我点点头，表示无可无不可。

于是，我跟韦老前辈，同时猛拔三丈多高，径往发声之处扑去。我们二人的身法，当然不会太慢。饶是我们二人身法快速，仍然未能将对方一下罩住。我们身形下落，对方却于同时纵起，双方仅是一步之差而已。就此一步之差，如果双方功力相去不求悬殊的话，就够赶个三里五里的了。

敌我双方，相距约有五丈。从背影上看去，前面姊妹俩，大的绝不超过双十，那个小的，可能只有十六七。

姊妹俩，一身淡青短打，倏起倏落，有如两只青鸟。起初，她俩不尚沿着湖边官道朝洪湖方向走，渐渐地，她们拐入一条荒僻的岔路，朝无人的方向飞奔而去。

我看看天色，出声将韦老前辈喊住。“再有里把路，”韦老前辈埋怨地道：“我们就可以追上啦。”“我们上了当呢！”我笑道：“老前辈，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两个妞儿定跟天地帮有关系。”

“怎见得？”

“不然她们为什么要选了今天在这儿拦路？”

“老前辈以为，”我道：“她俩想误我们的时刻？”